

尚書集注述疏

尙書集注述疏卷七

順德簡朝亮述

尙書

高宗彤日

彤音融

此訓體也。故經曰：乃訓于王。高宗名武丁。稱高宗者，史追稱之也。經言祀昵，則禰廟之彤日矣。蔡氏曰：高宗彤祭，史以爲篤。昵乃禮反，與禰同。

述曰：史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此遷以爲追作也。書序云：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此序以爲當時之作也。今攷經曰：高宗稱既崩之廟號，則遷言追作者。

是也。高宗彤日。非彤于高宗之日。猶所謂高宗諒陰也。金氏履祥疑祖庚彤于高宗者非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雉工豆反

越乎也。有者不宜有也。猶春秋書有鸚鵡來巢之類也。蔡氏曰。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雉鳴也。于彤日有鳴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祭湯者非。鸚音衛 鵡音谷

述曰。釋詁云。粵乎也。越與粵通。說文云。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說文之義。不可以爲有之通訓也。然以言此經。則叶矣。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彤與融通。詩絲衣鄭箋云。商謂之融。宣八年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小正云。雉震雉。傳云。雉也。者鳴也。說

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武丁祭成湯。從書序也。蔡義不從之者。以經有祀昵之文也。或曰。此其祭湯而及禘乎。蓋禘祭也。非也。禘祭則自契而下矣。序言雉升鼎耳。於經無文也。大傳與序同。大傳又云。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大傳稱孔子之言。其傳聞之信歟。其稱祖己之言。則傳聞之失也。非經所謂格王者也。孔子之言。謂王之能格。而稱其德也。据經言之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

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是於經何所據邪。其說蓋鑿矣。漢志又云。劉向以爲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或曰。南方火也。象五常之禮焉。故雉者。文明之鳥。雉雖赤祥。失禮之符也。大劉之說。豈小劉所及乎。經言豐昵。殆其符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己音紀

格。蔡氏謂正也。蓋格其君心之非者也。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蔡氏曰。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然後正其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述曰。史記以此爲祖己告王之言。非也。書疏引鄭云。祖己

謂其黨。鄭亦意言之爾。蓋祖己先自言其告王之意。必有聞之者。故史得而紀之也。史記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夫勿憂者。豈格王之言乎。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云。格。正也。漢書孔光傳引此經而說之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祖己者。白虎通謂殷家質。以生日名子。殷帝有武丁。殷臣有祖己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

天於兆反

監視也。典。常也。義者事理之宜也。夭。短折也。中。猶聞也。言天視下民。惟常其義。義則降年有永。不義則降年有不永。非天短折其民。民自閒斷其命爾。大誓曰。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蔡氏曰。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祖己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閉去聲

述曰。監視。典常。釋詁文。中庸云。義者宜也。義與誼通。鴻範云。六極。一曰凶短折。此反五福一曰壽而言。蓋言天也。廣雅云。不盡天年謂之夭。禮學記鄭注云。中猶閒也。大誓者。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蔡傳云。典。主也。又云。祈年請命。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今不出之者。皋陶謨云。天敘有典。所謂天常也。有常則所主可知矣。大學云。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蓋天命以無常爲有常也。高宗祀豐于禰。與五時祀固不同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今不從者。高

宗非愚者也。惕猶貪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台音怡。

若順也。不順德則有罪矣。聽罪猶服罪也。孚信命告也。蔡氏謂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是也。如台猶奈何。乃曰孚命其奈何。則德何繇正乎。蔡氏曰。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也。

省息

并反

述曰。若順釋言文。易艮象傳云。未退聽也。謂未退而聽從。猶左傳不聽之謂也。凡有罪者必聽從而後服罪也。孚命。史記作付命。蓋聲之轉也。孚信命告。釋詁文。中庸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董子所謂天迺先譴告之也。如台詳湯



誓疏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昵乃禮反

司主也。蔡氏謂王之職主於敬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蓋敬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允嗣也。天允者天子也。昵與禰通。近也。祀之近者莫近於禰。馬氏以為昵考也。謂禰廟也。言祖宗莫非天子。今常祀毋獨豐於禰廟也。○謹案禮緇衣稱允命曰民立而正事。言若今凡民立汝之正事。即所謂正厥事也。允命又曰純而祭祀。是為不敬。言專大汝之祭祀。則反不敬。即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祖己之訓。不亦猶允命乎。漢書曰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蓋聽訓於祖己也。然祖己之訓。未

嘗有一言之鑿。若漢志所稱鴻範五行傳者。而惟以天之  
孚命爲言。此春秋記異之遺所繇明也。春秋記異以警其  
君。而不言之鑿也。若祖己者。其殊於覩異不知信者矣。其  
亦殊於察異不善言者哉。後世可以觀矣。遠去聲兌讀  
爲說七雪反

述曰。司。史記作嗣。或曰。司者嗣之省文。蓋古通也。今從如  
字。於文尤洽也。皋陶謨云。天工人其代之。孟子云。天子一  
位。所謂天職也。故於王以所司言之。凡有所司。皆其所主  
也。詩羔裘毛傳云。司。主也。釋詁云。允。嗣。繼也。則允亦嗣也。  
馬義見釋文。昵。與禰音同。其義通也。詩泉水云。飲饑于禰。  
釋文引韓詩作昵。其例也。禰。文從爾。近也。諸廟。父爲近也。  
釋文謂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釋詁云。卽。尼也。言卽近

也。書疏引王言豐禰者與馬義同。罔非天允。此起下之辭。非承上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例也。蔡傳以典祀訓主祀。今不從者。典司同訓。於文未適也。祀禮有常。明不獨豐也。兌命。今詳逸文。引漢書者。杜欽傳也。孫氏謂通典稱賀循議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之議。其本古尙書說歟。其卽馬鄭祀。阮注歟。史記云。常祀毋禮于棄道。謂毋于棄道者。以爲禮也。禮或當作豐。蓋盤庚尊禰廟。而廢適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焉。是棄道也。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高宗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也。公羊何注云。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

雖之變。然後率修常禮。如其言。則雉雉之變。爲廟祀不序。陽甲也。陽甲爲祖。丁長子。雉聞雷則雉。於易震爲雷。爲長子。缺長子之祀。故有此變也。史記云。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蓋盤庚兄弟四人。襲爲君。而武丁則以子繼父也。禮器疏引許氏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公羊何注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典稱賀循議云。若兄弟相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也。又云。殷人六廟。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親盡。無祖禰之神矣。案此議。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一廟四室。共爲一代。至禘祭時。兄

弟不異昭穆。昭則同爲昭。穆則同爲穆也。今攷孫氏言高宗不改盤庚者。亦意言之爾。於經無文也。且孫氏所據者。豈春秋之大義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云。逆祀也。穀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此三傳義同。蓋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禮秩然矣。僖公者。閔公之兄也。閔公卽位。僖公爲臣。閔公薨。僖公卽位。今文公祭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以臣踰君。所以爲逆也。其以父子親祖言之者。僖元年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然則兄弟相繼。固異昭穆矣。君臣相繼之昭穆。猶父子相繼之昭穆也。國

語韋注。據臣子一例言之。是也。范氏甯釋穀梁者。徒以昭穆爲喻。非也。大與大通。史記云。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所謂九世者。別兄弟爲世數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史記云。帝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大丁立。大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七世而殞也。所謂七世者。亦別兄弟爲世數也。別世數則異昭穆。異昭穆則

異廟矣。昭穆者非他也。宗廟之次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相繼者皆昭穆也。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蓋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也。言六廟者。禮緯合湯廟言之爾。謂兄弟相繼。則一廟而同堂異室。此馬氏端臨之說。非曾子問所謂廟無二主者也。古者祭禋之禮行。雖兄弟四人。襲爲君。不嫌於毀廟之不祀也。祭禋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鄭禮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諫是言之。毀廟在祧者。不猶有壇。壇之祭乎。壇。壇之祭。遠祖之祧者。行之。近親之不得已而祧者。亦行之。皆禮之通其變也。非近親而遠之也。金縢言周公之禱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蓋三王皆在廟之近親也。周公於在廟之近親。而祭之壇。壇。禮之變而正也。今於不得已而祧之近親。而亦祭之壇。壇。亦禮之變而正也。以爲近親而遠之。何周公且行之邪。夫兄弟相繼。於殷禮爲經。於周制爲權。殷禮無徵。孔子旣傷之矣。然以詩烈祖疏稱古尙書說者言之。殷自契湯而下。惟三宗不



毀廟爾。則其餘皆毀廟可知也。周因於殷而損益之。蓋壇  
墀之祭。殆殷之遺也。故言壇墀者。不言其始於周焉。若夫  
周制立適。與殷禮兄終弟及。以及王之終而後傳子者。其  
制不同。今既國統屢絕。至於兄弟襲爲君。則國類大喪。百  
憂危懼。亦祖考在廟之靈所深悲者也。以視禮所謂喪三  
年不祭者。不尤變乎。迭喪者。耐廟而創甚鉅。憫變者。毀廟  
而神罔祠。國之大變。不幸至斯。猶得以常禮爲安乎。然而  
聖人之制。終有以塞孝子毀廟之哀。何也。古者禘祫之禮  
行。其毀廟羣主。享四時之閒祀。皆再殷感於五年閒也。商  
頌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言元王相土。以及於湯。而伊尹  
阿衡亦與享焉。則先王皆與可知也。周頌序云。雖禘大祖。

也。其詩言烈考。以及於文母。與長發義同。則先王皆與可知也。通典引逸禮禘於大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其義也。文二年公羊傳。言大禘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者。追享也。禘者。朝享也。周官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謂禘禘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是也。然則雖在毀廟。其閒享祀於廟者。固亦隆矣。而尤有辯焉。春秋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氏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此據左傳言季氏者推之也。夫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不宣成襄昭定哀也。哀於桓僖。非四親也。猶廟存乎。禮郊特

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則服義可芴通矣。蓋未有言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故不毀其廟者也。春秋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云。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夫齊侯者。靈公也。自靈溯襄。蓋八君矣。非四親而廟存。何也。諂祭也。定元年左傳云。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成六年左傳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春秋皆書之矣。今襄雖被弑。安知非陳無宇諂祭而立襄宮乎。蓋未有言襄與桓兄弟。故不毀其廟者也。江氏永云。昭穆之世。高曾祖禰。不得過四親。昭穆之廟。不必其四也。兄弟相繼。則別立廟焉。親未盡者。廟不毀也。親既盡者。兄

弟昭穆同。則廟皆毀焉。江氏之說。遂以爲齊襄宮魯桓宮  
僖宮。其廟之不毀也。皆以兄弟昭穆同爾。魯桓僖親既盡  
而廟存。故災焉。齊襄親未盡而廟存。故獻焉。今如其言。以  
齊世家推之。襄繼以桓。兄弟也。昭穆世同。孝昭懿惠。皆兄  
弟也。昭穆世同。靈公者。傳其高祖也。桓其曾祖也。惠其祖  
也。頃其禰也。襄與桓世同。則以爲四親。廟存不毀矣。是其  
時。齊有九廟也。今傳言襄宮而已。何以見其必有世同之  
廟乎。苟有之。何以獨獻於襄宮乎。何以齊侯不親獻。而獻  
之者爲陳無宇乎。夫禮。王立七廟。齊則九廟而踰之也。諸  
侯繼立。苟世仍惠之。兄弟四人者。豈惟九廟已乎。此非諸  
侯之體也。天子自立廟。雖無所謂踰也。然攷之春秋。兄弟

相繼。昭穆當異而不同。既異矣。必易廟稱。能無毀廟乎。夫唐中宗者。睿宗之兄也。唐會要云。開元四年。別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祔睿宗於太廟。通鑑唐紀同。此後世調停。未可以推先王之禮也。故江氏之說。春秋三傳皆無其義。非三傳之闕也。必古禮無其義也。然則古禮有其義。而春秋三傳皆言之者。孰過於辯逆祀而異昭穆者乎。異昭穆則異廟。異廟則毀廟。蓋兄弟相後也。故兄弟相後若可疑。而無可疑矣。周之懿王。以叔父爲後。則何不可兄弟相後哉。史記云。共王崩。子懿王躋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若不以孝王爲後。而異昭穆焉。又將躋孝王矣。可乎。孝王於懿王。雖叔父也。實臣之也。臣子一例。此禮之權也。

故喪服之禮。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蓋天子諸侯之禮。與卿大夫不同。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也。故公羊傳言仲嬰齊者。以卿大夫而兄弟相後。妄同於天子諸侯。所謂春秋之失亂也。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蓋般者莊之太子也。稱子者未成君之稱。以先君未葬。亦未踰年卽位也。子般卒。而以弟繼之者。閔公也。閔元年穀梁傳云。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繇是言之。况其在卽位之君乎。有受國而不繼之如父者乎。此春秋之大義。至精而無以易之者也。雖百世可知也。惜夫明之議大禮者。不据春秋而爭之也。惜夫後世之定大禮者。不据春秋而誤之。

也。嗚呼。古之經術大矣哉。或曰。殷王之傳。父死子繼。於是乎兄終弟及。謂之及王。不稱嗣王。若漢書孔光傳所謂盤庚。殷之及王也。故無逸云。自時厥後。立王。其不稱嗣王。而稱立王者。統及王言之也。非也。及王者。後世禮家之稱。於經無文也。嗣王者。嗣立之王。其在立王於義無別也。曲禮云。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云。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蓋天子諸侯之稱也。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儀禮經傳通解引逸禮諸侯遷廟禮云。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然則禮明祝稱者。皆孝嗣之義也。無以諸父昆弟故而異稱也。

尙書集注述疏卷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八

尚書

西伯戡黎

戡音堪

西伯者謂周文王方爲西伯也。戡勝也。黎殷諸侯之國。說文曰。在上黨東北。鄭氏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是也。蔡氏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征伐。爲西伯。文王旣受命。黎爲不道。伐而勝之。祖伊告紂。史以爲篇。羑音羑

述曰。蔡傳云。此誥體也。非也。史之爲文。惟其所適爾。非必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然也。今據王有答言。祖伊有退言。豈



誥體已乎。亦後世傳體所繇別也。陸氏德明謂六體有正攝。皆非也。書疏詩二南疏引鄭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書疏引王云。王者中分天下。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文王爲西伯。蓋不與鄭同。今攷周官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者王制所謂州伯也。伯者王制所謂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也。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公之制也。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此鄭据以爲州伯也。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蓋率其化也。豈所謂南兼者邪。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此化之所行。非牧之所兼也。詩旱麓毛傳言文王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此王據以爲二伯也。僞孔叢子稱子思述子夏之言云。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文王因之。此襲毛傳而竄之爾。雖然。經曰西伯對東伯而爲名。王從毛傳。豈不然乎。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此異於八命作牧者矣。蓋伯昌作牧。亦天牧之例也。若夫詔牧者。其猶立政之訓牧夫歟。釋詁云。勝。戡。殺。克也。則戡亦勝也。戡與堪通。釋詁云。堪。勝也。郭注云。西伯堪黎。說文引作戡。謂殺也。以言此經。言殺黎則不辭。言殺黎侯於經病添文也。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云。黎侯國也。今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蓋紂圻千里之內也。鄭義見

書疏。蔡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繼爲西伯矣。今不出之者。文王。戡黎。非武王也。黎。與耆通。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其不與左傳同者。戰國策云。拘之羸里之庫百日。蓋囚之者。暫非久囚七年也。曠與美通。史記云。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云。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皆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其不與史記同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猷夷。

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蓋不言其以崇侯虎致囚也。繇是言之。所以致囚者不同。囚之久暫不同。則戡黎之先後亦不同。而言戡黎者。皆同以爲文王也。戡黎未久而文王崩。則武王誅紂。亦去戡黎未久矣。蔡氏言案史記者。以殷本紀而言。蓋小異於周本紀也。史記正義云。厲。一作美。蓋古通也。美里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北。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者。殷之世臣也。高宗之時。有祖己。恐者。懼周興則殷亡也。奔走以告。言其急也。祖伊之告。不斥言戡黎。而此特書之者。蔡氏謂史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述曰。蔡傳云。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今不出之者。祖伊之邑。非有徵文。奔告非必自邑也。僞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今又克黎。近王圻。繇傳言之。是文王外事殷而內圖王也。論語稱其事。殷之至德。何哉。此傳之誣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訖居迄反。相去聲。

天子者天之子也。所以君師乎民者也。特稱天子。欲王之思其實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格。人至人也。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至人之謂也。詩傳曰。元龜尺二寸。蓋卜而先知也。先知者皆無敢知吉。蔡氏謂甚言凶禍之必至也。相助也。

述曰。孟子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子之實也。釋詁云。訖止也。格。至也。中庸言禍福者。天命也。言善不善者。人事也。以人事而知天命之吉凶者。至誠也。至誠者。至人也。王符潛夫論云。尚書曰。假爾元龜。假古通格。蓋義同也。爾古作尔。蓋尔者人之譎也。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言命龜也。論衡云。紂七十卜而皆凶。則惟言龜可矣。今從格人者。以易稱人謀鬼謀。必以人事先言也。引詩傳者。詩泮水毛傳也。釋詁云。相助勳也。則相亦助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不有者。言其心所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康安也。食者。民之所安。王不有安食。則不知所重。民食者矣。箕子曰。多瘠。

罔詔謂此也。此非天作之君以養之者也。虞度也。孟子曰。王請度之。蓋度之其心也。天性。天所命五常之理。而具於人心者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率。循也。典者天性之常。而人所循行。故曰率典。皋陶謨所謂天敘有典也。呂刑曰。伯夷降典。又曰。伯夷播刑之迪。蓋迪民率典焉。王不度天性。故不導民循行其典。此非天作之師以教之者也。三者皆天棄我之故也。皆淫戲之所致也。度徒落反

述曰。引左傳者。昭三年文。康食史記訓安食。釋詁云。康安也。莊十年左傳云。衣食所安。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鄭以不有自民言之也。蔡傳云。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然經言不虞。

不迪者。皆自王言之。則不有之文。宜一例也。或曰。此三者。皆自民言之也。今攷故天棄我者。承上文所謂訖我殷命而言也。此三者。卽上文所謂惟王淫戲之實也。三者君失其職。則民失其資可知矣。苟惟自民言之。豈祖伊所以危言諫王者乎。而於下文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者。亦於義未融也。或曰。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詩烈祖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此其有康食者也。蔡反其義。則不有矣。經言天棄我。故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今攷天棄我之故。以王淫戲而自絕也。則不有者。宜自王言之矣。堯典云。食哉惟時。王不有康食。蓋違農時也。故大誓數紂之罪云。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言其違時也。且以句例求之。豈不虛。



不迪者。亦自天言之乎。天無使民不善者也。虞度釋言文。  
迪道。率循。釋詁文。人受天性而思其五常。則五典行焉。詳  
皋陶謨疏。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喪去聲摯

音至台音怡

欲喪者。欲商之亡也。曰者。述民之言也。曷。何也。大命。死亡之命也。詩曰。大命近止。摯。至也。言大命曷不至。蒙上文而言也。故紂應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台。史記訓柰。何。言天子既不能君師乎民。今民無弗欲天之亡商。今王其柰何。蔡氏曰。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痛矣。

述曰。曷。古通害。詩葛覃。毛傳云。害。何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胡猶曷也。唐石經於命不之間。有添胡字。蓋未察其蒙  
上文也。大命近止。詩雲漢文。鄭箋云。今衆民之命。近將死  
亡。以言此經。謂紂之死亡也。蔡傳云。大命非常之命。受大  
命者何不至。受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詩蕩云。大命以傾。  
言殷商也。苟如蔡說。當曰以傾。不當曰不摯矣。釋詁云。摯  
臻也。至猶臻也。今我民罔弗欲喪。論衡引弗作不。其藝增  
篇說之云。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  
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  
是不然也。蓋不欲王亡者。若殷三仁。伯夷也。此天下臣也。  
無不欲王亡者。則天下民也。荀子稱大誓云。獨夫紂。是也。  
豈故益其語而懼之乎。論語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非是之謂也。彼自紂甚言之。非自民甚言之也。苟民猶有  
不欲王亡者。武王何爲而誅一夫紂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紂終不悟。以爲民雖欲亡我而不得也。史記曰。我生不  
有命在天乎。蓋所謂不虞天性者。於此見之矣。○蘇氏曰。  
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  
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述曰。史遷之義。以乎之一言訓此經。而經遂明。蓋善於經  
矣。蘇氏之義。自一端言之也。此非善紂也。其痛後世不容  
諫者之多乎。明史云。世宗齋醮。海瑞上疏諫。帝大怒。曰。此  
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遂下瑞詔獄。此亦所謂不如紂

者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參七南反

反退也。皋陶謨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祖伊旣非面從。則退而有言。固忠誠之不自已也。論語稱孔子請討。亦退而有言也。參。猶列也。上。卽天也。盤庚曰。汝何生在上。今紂之罪參列在天。言天知其罪也。奔告稱王。退言稱乃罪。乃功者。殷質不嫌也。非退言而不敬也。皋陶謨曰。帝。愼乃在位。固不嫌矣。祖伊以紂不可諫。退而言曰。汝罪多參列在天。乃能責生命于天乎。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卽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于爾邦乎。○蔡氏曰。祖伊以西伯戡黎。

奔告於紂。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

述曰。儀禮聘禮云。三退。反還。則反者退也。反與返通。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江氏云。今商書無祖甲反之文。豈說文引此文而誤歟。抑所引爲孔氏逸書歟。史記云。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此所以退言之故也。僞傳云。反。報紂也。蓋傳謂直對而反紂之言也。今據其言曰。不無戮于爾邦。非對君之辭也。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言參列也。呂氏春秋云。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蓋參列在天也。釋詁云。公事也。詩采芑毛傳云。公功也。則功亦事也。功有美。

惡。猶德有吉凶也。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僂矣。僂與戮通。蔡氏之義。今以其辯書序者移而合之也。

尚書集注述疏

卷八

西任樹黎

八

尚書集注述疏卷八終

門弟子校采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九

順德簡朝亮述

尚書

微子

此微子以紂將亡殷。謀於箕子比干。而箕子答之也。繇微子而言。故以微子名篇。蔡氏曰。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鄭氏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鄭說非也。周書稱帝乙明德。豈以妾爲妻乎。長丁丈反述曰。詩有客疏。引鄭微子之命序注云。微。采地名。書疏云。鄭以微與箕在圻內。繇今攷之。微固隸紂圻千里者也。今



在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此蔡之所據也。鄭義見論語皇侃疏。呂氏春秋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旣而爲妻。而生紂。此傳聞之異也。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說何也。奚不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乎。顧氏炎武謂省文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禱杙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其例也。蓋啟以紂爲弟。天下皆知。故從其著而省文也。今攷於經。父師爲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則箕子爲

紂之諸父可知也。箕子爲紂之諸父。而稱微子爲王子。則微子非紂之諸父可知也。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蓋周無以妾爲妻。自殷然矣。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酏况具反

父師少師者。鄭氏謂父師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是也。父師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鄭氏謂箕子紂之諸父。是也。不稱叔父而稱官者。明其爲貴戚也。比干亦紂之諸父。孟子所謂以紂爲兄之子也。弗或。史記訓不有。亂治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謂將亡天下也。底致也。遂者。功成也。陳列也。公羊傳曰。陳于大祖。

酏者酒失也。祖宗在上。子孫在下。故以上下言之。言我祖  
成湯。致功成而列於上。我子孫以沈酏於酒。以亂敗湯德  
於下。蔡氏曰。言我不言紂者。過則歸己。不忍斥言之也。大音

太

述曰。鄭義見書疏論語皇侃疏。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微  
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  
得不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  
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大師少師。乃持  
其祭樂器奔周。卽周本紀之大師疵。少師彊也。蓋史遷之  
本。父師作大師。遷說以大師爲大師疵。少師爲少師彊也。  
漢書儒林傳云。遷書微子篇多古文說。此殆然歟。抑雜采

之歟。以經攷之。遷說非也。經曰。我罔爲臣僕。又曰。我不顧  
行遜。安有持其祭樂器而奔周者乎。且鄭亦傳古文者。鄭  
本作父師。父師尊稱。大師疵不足以當之也。漢書五行志  
云。箕子在父師位。是鄭與班同也。或曰。論語微子篇云。大  
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摯卽疵。陽卽彊。皆聲近而異也。  
同在微子篇。爲其爲微子所問也。漢志謂紂樂官。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者。此也。今攷論語稱師摯之始。蓋與孔子同  
時。未可以爲殷人也。微子篇云。殷有三仁焉。繫之曰殷。若  
大師摯諸人。爲紂樂官。必以殷繫之也。今無所繫者。以師  
摯既著他篇。知其爲時人。則其餘從可知也。微子篇。若丈  
人。長沮。桀溺。皆與孔子同時。而無與於微子者也。漢書百

官公卿表云。周官備矣。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殆周因於殷者歟。周官掌次云。孤卿有邦事。注云。孤。主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此所謂佐也。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此所謂孤卿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還不言爲父爲兄也。書疏引服虔者。以爲紂之庶兄。今鄭以爲紂之諸父者。據經之父師而知也。經稱父師若曰。蓋史敘其官。非惟自微子稱之。則父師爲紂之官名也。莊子云。箕子胥餘。司馬彪謂胥餘箕子名。今無繇稽也。詩天保鄭箋云。或之言有也。亂治。釋詁文。底致。釋言文。老子云。功遂身退。又云。功成事遂。蓋遂爲功成之義也。說文云。陳列也。引公羊傳。

者文二年文。說文云。酌醉營也。釋文云。酌免具反。以酒爲  
凶曰酌。蓋讀與酌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下。下世也。然則馬  
以上爲上世矣。今不出之者。祖宗在上。子孫在下。以陳列  
言之。於文尤洽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蓋忠臣  
之義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好去聲淪音倫喪去聲涯五皆反

小大。猶少長也。草竊。謂盜也。盜如莠之侵苗。故曰草竊。姦  
宄。說詳堯典。言殷民無不少長好草竊姦宄也。卿士。殷臣  
也。蔡氏謂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殲也。恆。常也。公羊傳曰。

生得曰獲。凡有辜罪者。乃無常獲。言皆縱之。無常獲也。左傳所謂紂爲天下逋逃主也。方竝興起也。既無治罪。則弱者無所鳴冤。彊者無所畏懼。遂成爭鬪。故小民竝起相爲敵讎也。淪率也。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喪者。如相率入水以亡也。津水渡也。涯水際也。越及也。○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下。猶使人悲。後世人主。可深監矣。監去聲

述曰。小大之義。不以小人大人言者。經下言卿士。則此不可以大人言也。不以小事大事言者。經下言攘竊神祇之犧牲。乃所竊之大者。則此不可以大事言也。以少長言者。猶小學大學之例也。若今之盜。雖少者。猶然也。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以一句讀也。蓋因不不大者。與論語稱無小大不同。呂氏春秋言耕者之盜云。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言莠之侵苗爲盜也。恆常釋詁文。引公羊傳者。昭二十三年文。史記云。乃無維獲。蓋遷以恆爲紆。而訓維也。詩天保云。如月之恆。釋文云。恆亦作紆。紆者紆之省也。說文云。紆。大索也。然則維而獲之。易所謂係用徽纆也。今不從者。以恆常言法。於義尤悉也。引左傳者。昭七年文。方。史記訓竝。蓋相方則相竝矣。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以一句讀也。蓋與下文方興沈酗于酒讀同。興起。淪率。釋言文。史記淪喪作典喪。孫氏謂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見紂之迷惑也。於是載其圖彙出亡之周。此典喪之義也。國



之有典。猶水之有津涯。典喪則國從而亡矣。繇今攷之上  
文言紂之敗德。不既典喪邪。今言其喪者。將然之辭。非謂  
是也。蓋淪之文殘。則爲典爾。引詩者。詩抑文。以詩言之。倫  
類入水。相率以亡。不悲甚乎。釋水云。由膝以上爲涉。易云。  
利涉大川。說文云。津。水渡也。釋水云。澍。水涯。謂水際也。說  
文云。踰。越也。則越亦踰也。凡相踰者。必相及也。廣雅云。越  
與也。與猶及也。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越者。及也。釋詁云。粵。于也。越與粵通。史記集解引馬云。  
于是至矣。于今到矣。今不從者。以經攷之。病添文而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鼂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隋  
若之何其。

出去聲鼂莫報反  
隋子齊反其音姬

曰者。蔡氏謂微子更端之辭也。狂發於中而出於外。鴻範  
咎徵所謂曰狂者也。蔡氏謂紂發出狂。言我不言紂者。亦  
我用沈酗之義也。遜遜也。蔡氏謂我家老成人。皆遜于荒  
野是也。牧誓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謂此也。指告者  
各指其顛隕而告之也。顛隕也。墮馬氏謂猶墜也。其語辭。  
詩云。子曰何其言。今爾無各指告予所隕墜者。若之何哉。  
蔡氏謂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更平聲  
遜徒困

反

述曰。曲禮云。君子問更端。蓋更爲問端也。狂。史記作往。集  
解引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是鄭與遷  
同也。然釋文不言鄭本之異。則鄭或破字。讀狂爲往。未可

執也。梅本作狂。蓋形之近也。此所傳者異爾。非自梅本竄之也。以經攷之。作狂是也。箕子云。詔王子出迪。則出往之義。自箕子告之。非自微子言之也。微子先無避禍之心也。若微子自言出往。箕子何必謂王子弗出。我乃顛隳乎。老子云。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經之言狂。非鄙語也。僞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傳失之矣。我者不斥言紂也。非誠言微子也。史記云。吾家保于喪。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江氏云。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此以異文而通其義爾。書疏引鄭云。羣昏亂也。鄭訓雖非。然鄭本固作羣矣。僞傳云。在家羣亂。欲遜出於荒野。然經無在家之文。遜荒豈微子所欲邪。昭元年左傳云。諺所謂老將知而羣及之。

此以耄言昏亂也。耄與旄通。禮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此以耄言老成人也。曲禮云。八十九曰耄。釋言云。遜遜也。指。史記作故。蓋文殘而異也。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若顛。隋者。所之之失也。以顛。隋告之。蓋告戒也。今爾無指。告子。顛。隋。以一句讀也。或讀曰。今爾無指。告曰。子。顛。隋。若之。何其。今不從者。其讀弱也。顛。隕。詳盤庚疏。馬義見史記集解。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注云。擠。墜也。隋。與擠通。引詩者。園有桃文。蓋魏風所歌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其。今不出之者。據微子及魏風言之。則其讀如姬。古之雅言。非齊魯之間方言云爾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忠厚敬君之意。與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是也。於微子不稱名。而稱王子者。明其繫宗祀也。荒亡也。方興者。言殷人竝起而涵酒也。蔡氏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述曰。荒史記訓亡。蔡傳云。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蔡以方將爲義。所謂甚之之意也。今以方竝爲義。而亦甚之。蓋於紂尤有徵焉。酒誥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而於殷之迪諸。

臣則云。乃洒于酒。此沈酗之竝起者也。詩蕩云。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詩抑云。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亦其義也。

乃罔畏。畏。呻其耆長。舊有位人。

呻扶弗反。耆工口反。長丁丈反。

畏畏者。畏所當畏也。耆長者。老成人也。舊有位人者。舊家世臣。若盤庚所謂舊人共政也。二者非獨家耄已也。蔡氏曰。紂惟不畏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呻逆之。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先答之。

述曰。釋詁云。耆壽也。詩南山有臺傳云。耆老也。則耆長爲老成人也。或曰。舊有位人。謂致仕者。若左傳稱祁奚既老而入言者也。然致仕與遜荒不同。非所答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祇音其  
牲音全

馬氏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氏曰。犧純毛。牲體完具。蔡氏曰。犧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述曰。馬義見釋文。史記集解。論語云。其父攘羊。周生氏烈云。有因而盜。釋詁云。攘。因也。今爾雅本作攘。釋文云。樊孫作攘。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謂往盜也。神祇。詳堯典。三禮疏。鄭義見周官。犬人疏。詩。闕宮云。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周官。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牲。又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虜可也。先鄭云。牲。

純也。然則犧牲皆訓純乎。蓋牲尨連文。則尨維而牲純。犧牲連文。則後鄭之義是也。牲文從全。體完具之義也。詩我將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今日將食者。盜將其牲而食之也。易无妄六三云。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獲罪而爲災也。

反 降監般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監去聲。瘠在益。

監視也。凡責取於讎者必苦。如讎而斂民苦斂之也。敵讎者民敵讎其上。非但民相敵讎也。不怠猶不息也。瘠瘦也。謂饑殍之民也。管子曰。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詔告也。古者詔爲上下之通稱。蔡氏曰。下視



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告也。此答微子民相敵讎之語。

述曰。釋詁云。監視也。釋文云。讎如字。下同。鄭音疇。馬本作稠。謂數也。斂。馬鄭謂賦斂也。今不出之者。其說不如蔡之痛也。數斂苦矣。斂之如讎。則尤苦也。漢書食貨志云。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此管子所謂故蓋積也。捐瘠者。猶所謂捐瘠也。說文云。瘠瘦也。秦漢以來。天子稱詔。古未制焉。周官大宰云。以八柄詔王。注云。詔告也。此下告上者。亦稱詔而不嫌。

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興起也。起受其災敗。言不去也。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蓋國亡不仕異姓。則無爲臣僕也。迪。道也。出迪者。當去之道也。猶孟子稱去父母國之道也。云。言刻害也。蔡氏曰。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隕墜矣。此答微子淪喪顛隳之語。

述曰。詩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朱子謂此罔爲臣僕之義也。迪道。釋言文道者行道也。又導而行之也。今不訓出行者。經下言王子弗出。不言迪也。云。言詩何人斯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刻。侵刻也。今訓害者。侵刻則害之矣。呂氏春秋云。紂之父。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瀆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申鄭者。以推箕子舊云也。刻。或作孩。弗。或作不。論衡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性惡。不出衆庶也。論衡言衆庶者。請王子也。荀子云。其出人不遠矣。此不出之義也。繇是言之。經何不曰孩子不出。王子乎。且我舊云上。有微子曰之文。則下言我不願行。遜者。亦皆微子之言矣。孫氏謂微子不返顧而行。豈其

然乎。雖騷云。僕夫悲予馬懷兮。總局顧而不行。今日不顧。非仁人之心也。江氏謂論衡誤爲微子之言。是矣。而又以論衡釋之。復爲父師之言。謂我舊云。此孩子必亡國。非也。其云必亡國者。於經病添文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以自達其志於先王而已。如我則不復願行。遯也。○謹案微子謀於箕子比干。而比干不答者。何也。以箕子之言既盡。而比干心與之同。無可復言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蔡氏謂三仁之行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

之所安。皆所謂自靖者也。然則微子之事。可不辯乎。左傳曰。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此左傳之失也。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此史記從左傳之失。而又甚之者也。夫微子之去。所謂行遜者也。遜則不知其所之。安有面縛自歸。如左氏所書者乎。且面縛者。面之而左右縛也。又何能左牽羊。右把茅乎。史記之疏。孔氏辯之矣。甚哉其誣也。蓋面縛自歸者。武庚也。以言微子。妄傳之爾。樂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此投武庚於故殷之地也。方克

殷而言殷之後。必武庚也。其時微子方在遯焉。武庚自歸。故不曰封之。而曰投之。其地非宋也。而妄傳爲宋。則妄傳爲微子矣。於以知左氏所失之繇也。史記曰。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繇是觀之。微子既遯。久乃得之。而命封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蓋微子於周爲客矣。雖封宋公。終身稱微子焉。亦所謂罔爲臣僕者也。嗚呼。後世之臣。其辯於此哉。

述曰。釋詁云。靖。謀也。江氏云。王子其自謀哉。夫自謀何以遂能自獻乎。周語云。安靖神人。則靖者安也。論語云。於女安乎。求自安也。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絜也。凡禮言享獻。

者皆所以自達也。獻猶達也。其志者自靖之無佗也。易彖傳云。遯之時義大矣哉。遯者以行爲義者也。書疏引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繇鄭言之。於義未融也。比干之諫。冀紂終悟。非欲一死焉已也。僞傳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夫比干實無言。非省文也。易繫辭傳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比干蓋同心而默者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彊諫。紂剖比干。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本紀云。殺比干。囚箕子。宋世家云。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微子遂行。遷敘三仁。其先後且歧矣。論語之敘。則足徵也。爲之奴者。箕子諫而紂囚以爲奴。箕子遂爲之奴也。非箕子懼而

自爲奴也。又非奴而後囚之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謂囚奴也。易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謂夫爲之奴者之仁也。是故爲之奴者。我興受其敗也。武王訪鴻範于箕子。箕子乃言之者。我罔爲臣僕也。史記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斯以列三仁者乎。引左傳者。傳六年文。孔氏之辯。蓋其書及左傳之疏也。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樂記言殷之後者。鄭禮注。不以爲武庚。而以爲微子也。失之矣。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也。蓋殷禮也。史記云。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此微子封宋。猶稱微子。不稱宋公。而微仲亦同。是世其忠孝也。非徒若春秋虜公。



之弟稱虞叔。蔡公之弟稱蔡叔也。孟子所以謂微子。微仲。皆賢人也。三國志譙周傳云。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此譙周之藉口於左傳者。也是果爲不得已邪。後世之臣。其藉口於左傳。而以微子自託也。非一世然矣。

尚書集注疏卷九終

門弟子校桀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周國名。武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述曰。詩。縣云。周原膺膺。此周之所繇名也。蓋自大王遷岐而居焉。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大與太同

大誓

大音太

大誓者。武王伐紂而大誓之也。大者大也。以其爲誓之大。視牧誓尤備。故史有附見焉。其篇今亡。史記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漢書說同。故藝文

志曰。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有大誓也。馬鄭本大誓。固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馬氏疑今之大誓。不能備諸書所引之文。蓋其篇有文殘而闕者與。馬氏雖疑之。而不以爲僞也。故注之。迨傳鄭。鄭又注之。所傳者信矣。東晉僞古文。乃因馬氏之疑。備采諸書所引者。而自爲大誓。迄於唐。而孔氏書疏尊僞古文。反稱馬鄭本大誓之僞。而廢之也。其篇不亡於秦。而亡之者唐也。悲哉。陸氏釋文。謂馬鄭所注者。皆伏生今文。非古文也。何失實也。然卽以今文言之。漢志言孔安國得壁本古文。其考之伏生壁本今文者。則曰。以考二十九篇。而不言考大誓之非是也。安見其僞乎。言大誓者。或曰。今文後得。或曰。古文後得。或曰。漢武帝

未得之。或曰。漢宣帝時得之。然安國先於武帝末也久矣。其考之者。今文也。大誓存焉。其以考之者。古文也。大誓存焉。皆非後得也。則大誓可不察邪。鴻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其年克殷而釋箕子之囚。以是知大誓在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自十三年而追言之。故曰立十二年也。史記從書序。謂十一年伐紂。旣不然矣。而又以爲先於九年東觀兵。所謂書之失誣也。僞大誓曰。觀政于商。僞傳釋爲武王觀兵而還。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孰謂武王而有是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

政猶觀兵也。程子以爲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爲臣。敢以兵脅君乎。此其辯之明也。中庸之言武王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使先觀兵而後伐紂。是再戎衣也。以兵脅君。名則失焉。左傳以兵諫爲愛君。春秋之邪說也。然則大誓疏引今文曰。四月觀兵。何也。四月者。卽武王祭于畢之四月也。觀兵者。觀所陳之兵也。左傳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其爲文同也。夫武王先觀兵于商。不可也。武王旣伐紂而觀兵。可也。孟子曰。有攸不惟臣。東征。又曰。滅國者五十。周書世俘篇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此所以旣伐紂而觀兵之繇也。漢志引

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今曰。四月。觀兵。以是知其既伐紂而觀兵也。書疏於馬鄭本。大誓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然則四月觀兵之文。在伐紂前矣。此史文之倒敘者也。今逸文所存。其附見於大誓者亦多矣。蓋史於伐紂之所書。究言既伐後事。而倒敘之。讀者不察。遂以爲先觀兵而後伐紂也。古史書年月日者。與春秋不同。若堯典。洛誥。其年月日。以前後互參而始明。蓋讀之易失也。或疑大誓蓋不書年。非也。釋文謂今文大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則書年可知矣。周書世俘篇曰。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維一月丙午。芴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

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此史文倒敘之徵也。四月者。卽武王觀兵之四月也。世俘篇所以言征憖國於其閒也。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世俘篇同。皆此四月也。漢志言是歲閏二月焉。爾雅曰。辟君也。惟武王成君四方。通於殷命所有之國。然後可以祀天也。史重乎其事而特書。則四月倒敘於前矣。今之洛誥。非倒敘者乎。魄與霸通。越與粵通。惟與維通。謂史非倒敘。或錯簡焉。則馬鄭無言。今古文大誓不同。而今古文悉史遷所知。其觀兵在前。豈其皆錯簡也。國語言穆王之伐犬戎曰。且觀之兵。而先言之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非大誓所謂。

觀兵也。爾雅曰：觀，示也。此言示之兵也。言大誓者，以爲先觀兵于商，是先示之兵也。則周語謂先王不觀兵，豈大誓之著而猶不知哉。堯典疏言三統，麻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今漢志作還師。詩大明疏引漢志作逮師。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然則逮或爲還。此言觀兵而還者，所繇失也。爾雅曰：逮，及也。言行及於師也。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此武王既伐紂而祭于畢，既祭而復渡孟津也。書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伐紂而初渡孟津也。兩至孟津，皆十三年也。史倒敘之，讀者不察，以爲其書年之闕。故或以爲九年，十一年，而兩至焉。或以爲十一年，十三年，而兩至焉。亦所繇失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大誓逸文。其可攷者。既祭于畢。有白魚赤鳥。此禎祥之義。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者。史倒敘之。以其宜先著之也。其不與後世符瑞志同。以其實錄也。其篇首必有若世俘篇。武王成辟。四方云者。然後書大子發之祭。惜其已亡也。若夫漢書謂十三年伐紂矣。而又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十三年者。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蓋以爲文王受命。稱王改元。則誣也。周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此未可據以爲稱王改元也。豈不可曰：受命爲西伯。此其受命之九年乎。蓋以大事爲言。猶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爲十二年。會于承匡之歲。爲七十三年也。文王者。追稱之辭。禮大傳所謂追

王文王昌也。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非也。大傳曰。文王伐崇則稱王。鄭其從而失之邪。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文王事殷五十年。武王事殷亦十餘年。故統之曰周之德也。周書程典篇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亦與論語同。周書柔武篇曰。維王元祀。此武王之改元也。使武王不改元。而本文王之後元年。武王何以紀年乎。偽大誓之言。文王曰。大勳未集。此偽武成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也。以漢書之誣。誣之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以武王未伐紂言之也。非謂其未集也。近儒惜大誓之亡。遂采綴以爲篇。其於經不備。補以周書克殷世俘諸篇之文。或登傳爲經。且自

擬經文。或強分三篇。其與僞古文者將無同。以是成篇。非春秋傳信之義也。今謹采大誓逸文。擇十有四條。每條分節。皆空一字。而離虛位焉。以不次之次。列於篇。庶存二十九篇之略。其馬氏所舉五條。爲今古文所無者。及凡大誓而無。今古文明据者。蓋皆在殘闕之中。故別存逸文之卷。欲其雜而不越也。嗚呼。苟察其誣。大誓雖亡。猶不亡也。乘去

聲彙音舉追  
王之王去聲

述曰。太梅本作泰。左傳國語引作大。詩疏引今文作太。蓋經當作大也。書疏引馬書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鵠。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大誓疏引馬序。而以僞孔傳序疏所引者參之也。襄三十一年左傳疏引馬略同。其大誓疏引今之大誓。作今文大誓。非也。蓋馬言今之大誓。卽其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今攷書疏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此向子歆移博士書所以謂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也。蓋博士治今文者也。孟子趙注云。大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大誓也。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蓋此與別錄馬序略同。言尙書百二十篇者。據書緯言之爾。論衡云。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書疏引後漢史云。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大誓三篇。蓋此與論衡略同。繇是言之。河內女子所得之書。其書一也。大誓一篇而三分焉。論衡則自今文言之。後漢史則自古文言。

之將以爲繇古文而變今文者也。書疏引鄭書論云。民間得大誓。蓋鄭與馬略同。故釋文謂馬鄭皆疑之也。夫馬所以言後得者。將以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莫校補焉。其異文。若鵬與鳥者而已。如馬班之說。今古文分出壁中。安得殘闕適同如是乎。意後得者。繇古文而變今文。迺適同矣。然所謂後得者。將得之武帝末乎。將得之宣帝時乎。皆傳聞之誤爾。書疏云。馬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蓋馬亦莫申其說也。書疏云。大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然史記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則非徒總其辭也。漢書從史記。豈未察乎。書疏於得大誓者。謂劉向別

錄同於史記。而又引別錄言得之武帝末者。則向說實自歧矣。史記之作。未及武帝末也。何以遷得錄大誓乎。書疏引王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殆未察於向說歟。朱氏彝尊云。伏生所教二十九篇。書序其一也。非也。論衡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彙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北斗矣。故二十九篇。繇是推之。使伏生今文有序。則人皆知尙書百篇。烏有言此象乎。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論衡云。或說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彙也。如或說。則二十九篇亦舍序而有誓矣。彼謂百篇之序。孔子作也。豈自作而自選之乎。言選者。非舍序而有誓。安可乎。書疏以篇從卷。謂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此不知今文固

無序也。釋文云。伏生口誦二十九篇傳授。又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此以有序言之也。皆非也。漢書建元元年。爲武帝元年。董子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元狩元年。爲武帝十九年。終軍上對云。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元狩五年。爲武帝二十三年。奏上司馬相如封禪書。於燎魚亦及焉。此皆非在武帝末者也。樊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上八百諸侯。此尤在武帝前矣。凡此所及者。不皆爲伏生大傳所有乎。然大傳有此者。猶其引九共曰。子辯上下。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



明上下。此無以知其爲篇也。大傳云。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此以其篇言之也。故大傳稱孔子之言云。六誓可以觀義。六誓者。大誓其一也。與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爲六。皆伏生所傳也。故平當受歐陽尙書。班伯受小夏侯尙書。以漢書攷之。皆引大誓焉。若夫古文四十五篇。漢志自其初讀時而紀之也。苟無大誓。將虛其一以待後得乎。亦何必爲是虛數也。苟其後得。又烏可不敘所從來。而統於魯共王所得邪。或曰。今古文自壁中先得。其後重得。亦據以爲言歟。然所謂博士說起。其書始定者。非所以言重得也。馬之釋經。蓋有失之者矣。其所謂似淺露者。安知非其失之者乎。周公告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論語云。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春秋所以絕筆於獲麟也。爲其非禎祥也。然則大誓所言物感者。禎祥也。非神怪也。故易之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書有嘉禾之篇。無可疑焉。論衡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其言書殘是也。若大傳引九共帝告者。蓋伏生壁本今文之殘闕也。尙書非百篇而已。孔氏古文。雖多於伏生今文。亦幸存者也。其亡者過半矣。若史記錄湯征。漢志引畢命者。蓋孔氏壁本古文之殘闕也。此今古文殘闕不同也。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何哉。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則知酒誥召誥之脫簡矣。而大誓所脫。不聞云何。孔安國得古文以考今文。則知逸十六篇矣。而大誓非逸。不聞云何。馬鄭本大誓。三分其篇。若盤庚

然也。而諸書引大誓者。古文之無。不聞今文之有。嗚呼。是豈無故哉。其殘闕在秦火之先者乎。非古文何以變今文。今古文同出於一源。壁藏之本。今古文雖不同。其爲大誓先奈殘闕之本則同也。夫禮籍多失。笙詩六篇。毛公旣歎其亡。是豈及秦火者邪。春秋之衰。學將落矣。戰國而後。孟子旣沒。荀卿僅存。蹇蹇而傳經者。微若一綫爾。雖在孔氏。安知其不類正考甫後商頌之或亡者乎。洛誥脫簡。今古文適同。其脫簡在秦火之先。皆可推也。嗚呼。大誓之篇。殘闕者斯已矣。其殘闕所餘。徵馬班之信。而決馬鄭之疑。敢忘乎哉。考與攷通。書疏爲梅本。僞古文所惑。妄以爲馬鄭本。大誓用張霸古文之僞也。遂云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

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此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也。漢書言霸之僞書。當時既黜之矣。人皆不用。况馬鄭乎。故王肅且不以是難鄭也。而亦爲之注焉。閻氏因馬鄭之疑。而疑所傳大誓之僞也。不亦失乎。互詳大名疏。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今攷鴻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序言十有一年伐殷者。非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又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蓋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也。序言一月不言正月者。以周方

伐殷未改正朔也。猶詩豳風言一之日也。史遷於伐紂之年。既從大誓序矣。而易一月爲十二月。則其下史文所謂二月甲子者。何以能屬之乎。漢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漢志於大誓序。以爲十一年伐紂還歸。若史記所謂觀兵者。漢志於鴻範序。以爲十三年遂伐紂。故以大誓序一月戊午。在十三年也。周語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漢志云。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蓋以周語推之也。今據周本紀。言武王卽位九年。齊世家同。然則漢志於十三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非也。卽位十三年而伐紂。則非在喪服可明也。伯夷列傳言父死不葬。爰及于戈。非其實也。苟爲不葬。經何以言祭于畢。

乎周本紀言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此因古者以遷廟主行而爲之說爾。淮南子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非也。禮記言三年之喪。金革無辟。孔子以魯公伯禽言之。不言武王也。春秋諸侯卽位皆書元年。其常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於是乎春秋家以改元爲非常矣。漢儒釋經。雖文王亦誣之也。詩文王疏於書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卽四十歲矣。鄭說之失。猶漢志也。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而上。皆不能紀其年。則漢志及鄭以麻癘推之者。未可執也。僞大誓云。惟十有三年言伐紂也。僞傳遂以序十一年言觀兵。一月戊午言伐紂。皆襲漢志爲之也。

是其於序上文。則年不繫月。下文。則月不繫年矣。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此十年者。七年之譌也。史記上文云。虞芮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蓋七年也。漢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一年。今攷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所謂文王九十七者。妄矣。此受命者。受諸侯卽位之命也。周書文

傳篇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鄙。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此受命者。受西伯之命也。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紀年僞書。襲周書而爲之說爾。詩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受命者。受天之命也。自武王有天下。而推本言之也。故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皆非稱王之謂也。文王世子稱文王爲君王者。妄也。或曰。周語稱商王帝辛。史記亦以帝辛稱紂。夫紂既自帝。故命西伯爲王爾。是不然也。左傳云。今之王。古之帝也。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帝辛者。猶帝乙也。皆廟稱也。史記於商之諸王。皆帝之也。不然。無逸何以猶稱



殷王受哉。金滕言成王之弁。而流言則謂之孺子。蓋尙幼也。若所謂武王九十三者。則武王將八十而生成王矣。左傳言武之穆云。邗晉應韓。蓋晉者成王之母弟。唐叔也。則成王諸弟。武王又將九十而生之矣。詩幽譜疏引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然据無逸則文王百歲也。十五生武王。武王崩年。不踰百乎。周書度邑篇言武王克殷而告叔旦云。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周本紀與周書同。然則克殷之年。武王猶未六十矣。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武王克殷。六年而崩。旣崩而殷畔也。去其畔年。則臣者五祀矣。周書明堂篇云。旣克

紂六年而武王崩是也。管子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此七年者，六年之譌也。引楚子者，宣三年左傳文：壹戎衣，詳康誥疏。莊十九年左傳云：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范氏甯云：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脅也。引齊侯者，僖四年左傳文。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周史記。則隋志謂晉汲冢之書非也。晉書武帝紀及晉荀勗、束皙傳言晉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得竹書於魏安釐王冢中者，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汲冢之書亦不列周書焉。文二年左傳引周書者謂之周志，蓋古志也。其雜而不經，猶

孟子所謂好事者之言。則有之矣。然史遷於克殷事。多有采之者。說文引周書曰。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曰。獮有爪而不敢以擻馬。論語注。引周書月令。鄭周禮注。引周書王會儀禮注。言比黨州閭者。亦引周書。皆在汲冢前明其爲古志之僅存也。今辯而采之。以資經焉。可矣。其辯周書不當名逸者。今詳逸文。蓋雖非尚書之逸。而漢志以周書隸尚書家。亦未嘗非經之資也。或疑其日有不月。與穆天子傳同。然周書多闕文。未可以疑其僞也。彼僞竹書紀年者。其非日月之備乎。夫周書蓋周史記之雜者。非出於一人也。故周書大子晉篇。則史之語怪者矣。而其篇有云。如文王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此何其

言之符論語也。周書鄭保篇云。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乃命曰。祀于上帝。此非其誣文王者乎。而周書程典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者。豈九州之謂乎。豈祀于上帝而視商王如無有者乎。或曰。以周書世俘篇攷之。乙未四月七日也。辛亥四月二十三日也。其四月二十二日。則世俘篇所謂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也。然則成辟于何所乎。今據周書言燎于周。而不言成辟于周。則八百諸侯奉以成君。其非在周卽位可知也。引國語者。周語文。周頌。則時邁之詩。頌武王也。符瑞志見宋書。襄九年左傳云。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襄三十年左傳云。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蓋稱大  
事以數年。今人猶或然也。或曰。論語言樂以武爲未盡善。  
則周之至德非統武王言也。是不然也。樂象成功。征誅不  
如揖讓。其時然也。中庸云。中庸其至矣乎。中庸言武王之  
達孝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武王  
之德亦至德也。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鄭  
禮注云。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非也。以  
再成爲再兵。將其下文稱三成四成五成六成者。亦以兵  
數之邪。雜而不越。易繫辭傳文。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

大音太上  
下皆上聲

此蓋周公陳告發端之言也。格至也。正也。周官疏曰。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者。則格言在其間矣。猶稱大子發。是祭于畢後也。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而引之。遂云。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蓋馬鄭古文本大誓。唐賈公彥顏師古。司馬貞等。皆引之。以其篇目從今文。則以爲今文爾。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

正稽古者。正之於考古也。立功者。左傳所謂不朽者也。功。以事而成。蓋立功當立事矣。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鄭氏謂大也。丕大重文者。猶盤庚言丕乃敢大言也。律鄭氏謂。癩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中庸曰上律天時。蓋言大天之大灋也。漢書郊祀志引此以明之。漢書平當傳言周公制配天之禮亦及此焉。此殆周公稽古之格言。以武王祭于畢後。遂陳古者配天之功而告之也。周公告君奭。所謂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蓋若斯也。高宗彤日。所謂正事永年者。亦若斯也。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卽祭于畢之四月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將在此與。休

聲上

述曰。此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顏注云。今文大誓也。漢書平當傳所引者。自可以永年而上。其下有曰傳于亡窮。無日丕天之律。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夫可以永年者。傳

于亡窮也。將此爲釋經之辭。而顏注未察之歟。鄭義見漢書班固傳注。其注引書與郊祀志同。亦不及傳于亡窮也。刑彙志云。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大傳云。丕天之定律。皆可參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稱叔孫豹云。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今獨稱立功者。聖人以德成功。而稽古者稱其成功之言。蓋三不朽者。舉一而皆統焉。

○大子發。拜手稽首。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受陳告之禮也。大子發者。因祭稱也。

述曰。此所引詳上文疏。



○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俟音侯。燎力召反。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升舟適有禎祥也。詩疏引大子發升舟。承上大子發上祭于畢而引之也。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然則王者祭廟以步爲禮矣。此伐紂之後。自孟津而上祭于畢。又自畢而下至于孟津。其祭墓之禮。道遠不能皆步。必有于近畢之地。變其常以爲禮焉。故既祭之後。升舟猶稱大子發者。敬親之義。子道也。升舟之後。稱王者。臨下之義。君道也。周書世俘篇曰。惟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此稱王之日也。鄭氏謂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非也。以此經之文。在祭于畢後。史稱曰王。而

非言變稱王之繇。則始變稱王。必在祭于畢前。而其文亡矣。夫武王所繇變稱王者。二月甲子伐紂之後。八百諸侯必奉之以爲王。故武王以四月成辟四方。此易之革。所謂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如非諸侯奉之。將自稱王而革。殷則非應乎人矣。如稱王之始。繇白魚之瑞。今史不書其所繇始。遽而稱王。不已突乎。魚陰類。民象也。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殷尙白。蓋殷民入于周之象也。大甲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王者以得民爲瑞也。跪而取魚。敬也。涿厓也。燎者。燔物以祭也。鄭氏謂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是矣。然祭于畢之日。史不書之。而書四月焉。今以經推之。其祭于畢。後乎稱王。可知也。其先後乎祀天。不可知也。將

後乎祀天與。則以燎者宜祀天而下矣。猶月令所謂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將先乎祀天與。此未舉燔柴之大祭。不可遽燔魚而祀天。則以燎者宜軍之社宗矣。猶武成所謂燎于周廟也。休美也。言雖美不敢以爲美也。遠去聲

述曰。此自出涖以燎而上。詩思文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云。惟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遂稱又云而引之。知其相承以祭時言也。大傳引書曰者。王舟作舟中。其餘同。而下有曰羣公咸曰休哉。王逸天問注引羣公作羣臣。而下有曰周公曰。雖休勿休。漢書宣帝紀云。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蓋引此文而釋之。鯀抑呂刑文也。鄭燎義見詩思文疏。其言稱王者同。又鄭云。白魚入

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鄭以此爲觀兵而還也。夫仁人在位。而武王伐之。天猶示之瑞乎。大子發既以瑞稱王。使殷王紂卒用仁人。則民無二王之謂何。卽紂終可伐。乃先伐紂二年而稱王。則紂猶王也。亦民無二王之謂何。鄭言魚象者。鑿也。史記集解引馬云。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馬以魚爲兵象。亦鑿也。引易者。姤象傳文。姤九四云。包无魚。起凶。虞注云。魚謂初陰。巽爲魚。王注云。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詩無羊云。衆維魚矣。蓋占夢者。以言民衆也。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謂魚陰類。民之象也。禮檀

弓云。殷人尙白。故馬鄭義同。大甲者禮表記所引文也。今詳逸文。釋邱云。涖爲厓。說文云。涖。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涖。說文云。禋。崇祭天也。燎與禋通。此据司馬相如封禪書言燎魚者。而爲之說爾。夫燔物以祭。禮皆曰燎。非必祭天也。祭禮有常。今卽用魚。其變也。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此傳之釋大誓者歟。鄭大傳注云。惡。讀爲亞。亞。次也。觀臺。雲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故周官肆師注引大傳此文。以明宗廟之爲遷主也。肆師疏云。社主主殺戮。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觀臺後。繇是言之。則燎魚之祭可推也。武成者漢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周公曰。茂哉茂哉。魄音拍

五日者鄭氏謂燎後日數也。復者回復也。公羊傳曰。兩屋不及地尺而復。王屋王所舍也。流猶七月流火之流。烏鄭氏謂孝鳥是也。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達孝難知。今祭于畢後。而有赤烏火祥。天章其達孝也。周所繇尙赤也。魄閒也。迫然之閒也。馬氏謂魄然安定意也。五者數之尊也。易象之位。以五爲尊。故鴻範五皇極焉。穀者鄭氏謂穀記后稷之德。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茂與懋通。勉也。亦雖休勿休之意也。兩去聲

述曰。流爲烏。史記漢書皆同。詩思文疏引作流之爲鵬。其

餘自五至以穀俱來而上。皆其疏所引文也。其疏於大誓出渙以燎而下。稱又云而引之。史記無曰。至於五日。惟約敘之曰既渡。自其聲魄而上。皆有其文。惟作其聲魄云。漢書董仲舒傳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蓋復者。茂之聲轉也。大傳云。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蓋傳釋經流爲烏之文也。書堯典疏引賈逵奏尙書云。流爲烏。不言赤烏三足也。傳始據所聞言之也。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蓋雨者。自上復于下也。大傳云。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爲尙書傳者。蓋傳釋經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文也。恐其恃之。則勉而勸之矣。鄭五日及穀義。皆見詩思文疏。又鄭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此鄭以爲文王九年崩。武王於十一年觀兵。迨十三年伐紂。是曰五年。遂以多方所謂五年者。言五至也。豈足据乎。又鄭云。鵬當爲鴉。鴉烏也。此鄭以古文鵬從今文烏也。說文云。烏。孝鳥也。史記索隱引鄭義同。蓋烏能反哺。猶孝子之養親也。禮檀弓云。周人尙赤。蓋火祥也。魄聞。釋詁文。馬義見史記集解。白虎通云。魄猶迫然著人也。蓋魄靜者也。著人而安定也。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漢書劉向



傳引其詩云。飴我釐粢。飴者貽之異文。來古音釐也。牟則省文。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粢也。一麥二黍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又爲行來之來。是也。茂勉釋詁文。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曰。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蓋謂此也。上附未詳。或曰。疏附之長官也。

周公書今亡。

長丁丈反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遂引此文。與漢書劉輔傳說同。禮檀弓疏引尙書大誓云。火流爲鳥。王動色變。蓋隳枯之辭也。疏附詳君奭奔走疏。

○四月觀兵。

此蓋武王伐紂之後將征四方而觀所陳之兵也。兵者統人與器而言。左傳曰：敗鄭徒兵。又曰：無以鑄兵。是執兵之人與所執之兵皆名曰兵也。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蓋觀兵在先，火流在後，故大傳遂爲之說。爾今以經推之，觀兵不書日，殆觀不一觀。史爲此約記之文，與今其上下文亡。姑次此焉。堯典約記之文，固不以文之先後爲事次也。且觀兵亦不書地。蓋武王師行而觀兵，殆不一地矣。不必以地疑也。如必謂觀兵于孟津，是伐紂之後亦猶師渡孟津之次也。何以能速反而祭于四月間乎。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既笏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庚戌者四月二十二日也。卽以四月朔觀兵于孟津。周去孟津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其反周不三十日之行。而在二十日間。何也。蓋觀兵果在孟津。安知非先命將東征。而武王暫反祭于周。固吉行非師行乎。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召誥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四日焉。則大誓可推也。漢志引武成曰。惟一月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今大誓曰。丙午。逮師。蓋周師先發。武王于後兼程而逮之矣。則其他又可推也。命將去聲

朝音招

述曰。此書大誓疏所引文也。其疏謂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繇今攷之。諸儒采大誓者。皆遺此而未察焉。引左

傳者隱四年及僖十八年文。顧氏謂古者兵以器稱。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非也。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蓋先於癸巳者五日矣。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粟。亢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臣。左右子小子。子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齊側皆反

此蓋武王伐紂。在周國而誓師。猶湯誓於亳也。故不及友邦冢君。與牧誓不同。司馬在前。兵事也。牧誓司徒在前。官序也。諸節。馬氏謂諸受符節有司也。齊粟。敬也。立當作允。才。古通哉。史記作信哉。蓋允信也。以訓詁代之爾。子無知者。謙辭也。有德臣。若十亂之九人也。左右助也。子小子者。

自祖與父而言之辭。詩言召虎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諸侯之稱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今武王誓師。方在諸侯。非此之謂也。公事也。謂先祖先父之事也。必力者必賞。必罰。無不力也。先祖之遺。不言先父者。統于尊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有以明之也。

述曰。齊粟。及有德臣。從史記文。大傳無齊粟字。作有德之臣。其餘皆大傳所引文也。此或司徒在司馬前。非也。太平御覽引作司馬司徒司空。與史記同。詩大明疏云。大誓司馬在前。謂此也。月令疏引大傳云。司馬公司徒司空。此領三卿之序也。先公史記作先功。徐廣謂一云予小子。

受先公功。蓋史遷以功訓公。不知者又竄爲先公功也。史記繫括此文而於其下云。遂興師。蓋誓師之言也。詩大明疏引王云。司馬大公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周官掌節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闌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所謂諸節也。馬言符節。則舉其易明者而統之爾。文八年左傳云。司馬提節而死。蓋有司之所受也。孟子云。書曰。夔夔齊栗。詩采蘋毛傳云。齊敬也。魯語韋注云。栗。取敬栗。其義也。呂氏春秋云。周書曰。允哉允哉。則此經可推也。釋詁云。哉始也。哉古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故語辭之假借者亦同。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古本亂下無臣字。亂

者。皋陶謨列於九德者也。其九人則爲有德臣。故論語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蓋不以臣稱也。論語所引者。左傳引爲大誓。今詳逸文。蓋古義也。引詩者。江漢文釋詁云。公事也。詩六月云。以奏膚公。毛傳云。公功也。功猶事也。功以事而成也。必力。史記作畢立。說苑引作畢協。白虎通引作必力。蓋形聲之近也。管子云。賞罰必則。下服度。此必力之義也。顧命云。畢協賞罰。其召公之美成王者乎。今武王言之。則嫌於自美矣。雖立賞罰。苟不力焉。具文而已。奚可哉。

○師行。師尙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父方武反。鉞音越。旄音毛。兕俟死反。

此蓋師行將渡而誓之也。鄭氏曰：師向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濩重者，是也。軍濩重者，斬也。黃鉞白旄，說詳牧誓。蒼兕似牛一角青色，詩言兕觥，蓋取兕善浮，不沈飲也。蒼兕，猶周官萍氏焉。馬氏謂土舟楫官名，是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其於此誓見之乎？與者，分與之也。

磻，百利反。大音太。

述曰：此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有其文。索隱云：此文上下，今文大誓也。史記云：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而於此文之上云：東伐以觀諸侯集否。蓋承大誓四月觀兵之文而失之也。周官伊耆氏疏引今文大誓此文，作以誓曰：無號字。今據鄭義則經云以誓，又云號曰明矣。鄭義見詩大明疏及



史記集解。大傳云。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水經注云。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馬義見史記集解。論衡云。蒼兕水獸。一身九頭。善覆船。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非也。如其說。何必言後至者斬乎。釋獸云。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今攷南中之牛。入水善浮。則蒼兕可明也。索隱云。亦作蒼雉。然以名乎主舟楫官。非也。萍氏。詳酒誥疏。○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此經文之有韻者也。來。古讀若釐。蓋此文之灋。與孟子及墨子所引大誓文之有韻者同。今詳逸文。史記言師尙父之誓。而曰。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盟與孟通。

述曰。此書疏稱馬氏書序所引文也。詳篇目疏。文選晉紀  
總論注云。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  
郊。祀下者。八百諸侯。此非周書大誓文也。蓋所謂逸周書  
者爾。文選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云。周書曰。湯放桀而  
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  
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  
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此其言湯者。周書  
殷祝篇文也。今稱又曰而引之。則言武者。必所謂逸周  
書矣。蓋以燎魚之祭爲郊也。其所引周書不悉同。則異文  
爾。

○丙午。逮師。

丙午者越十三日而得序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日也。戊午者一月二十八日丙午者一月十六日也。周書世俘篇曰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蓋差一日也。此在四月觀兵之後者。史倒敘焉。逮及也。言武王自周行及於師也。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還者逮之異文也。史記曰乃還師歸蓋以爲觀兵而未伐紂者繇此也。還音旋

述曰此書堯典疏稱劉歆三統麻所引文也蓋稱今文大誓而引之。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又云周正月辛卯朔遂云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顧氏謂志計行日誤者非也。度與渡通。詩六月云于三十里。毛傳云

師行三十里。此漢志所據也。詩大明疏引漢志。還作逮。以漢志上下文求之。作逮是也。王氏段氏江氏所據大傳皆作還。今輯大傳本。或作逮。因書疏改之。爾逮及釋言文。史記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武王之言。史遷采之。百家非其實也。文選幽通賦注。稱應劭引此言爲周書。且作帝紂。非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此言爲史記。是也。故詩闕宮疏引此言爲大誓說。蓋說大誓者。有此言。爾漢人之例。說易者。或稱爲易。漢書杜欽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易緯之文也。說禮者。或稱爲禮。說文引周禮曰。三年一禘。此禮緯之文也。說書者。或稱爲書。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古尙書。

說之文也。彼以大誓說爲周書，亦其例也。近儒多不察焉。采之爲經，失之矣。馬氏書序言春秋引大誓者，不亦以左傳爲春秋乎。

○前師乃鼓鼙。諫師乃怡。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鼓音拊，諫音燥，怡音怡。

前師者前進之師，蓋師行也。鼙與拊通，謂搏拊也。詳臬陶謨。諫者軍聲競也。周官大司馬曰：車徒皆諫，蓋鼓以作士氣，鼙以節之。時而諫焉，皆兵灋也。鼙諫，漢書作臬藻。或曰：言前師鼓行，和而相得，若臬藻也。臬得藻則謹呼，蓋諫在其中矣。怡，鄭氏謂喜也。不言前師乃怡者，蒙上文也。前後者皆前進之師，而行有前後也。歌聞于天，舞動于地，故言

至于上下也。咸曰者。師衆之言也。古者以民爲師。諸侯統之。今皆若此言。則人心皆同矣。孜孜猶孳孳。無怠者孳孳之心。無已也。詩言牧野之師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父母謂天子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今日天將有立者。其時武王未稱王。故也。盤庚之言政曰。鞠人謀人之保居。蓋有政則有居矣。孔氏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謹與歡同

述曰。此自前歌後舞而上。皆大傳有其文。在惟丙午王遷師之下。詩大明疏所引者。無鼓字。無曰師乃怡。其餘自孜孜無怠而上。皆其疏稱大誓而引之也。其疏以咸曰爲衆勸武王之辭。周官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謀。怡說。

文作招引周書曰師乃招蓋大傳於此雖無書日之稱而實大誓文也自咸日而下皆詩譜序疏稱大誓而引之也自天將而下詩鴻雁箋稱書日而引之詩疏稱今大誓文也孔氏之義詩疏釋鄭箋所引文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此格作假無日天地蓋異文也莊十年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此兵禮所爲以鼓進也王逸天問注云言武王三軍前歌後舞鳧藻謹呼蓋鳧藻者鼓譟之聲轉也藻或作噪非也徒言鳧噪於軍情何有乎後漢書劉陶傳云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云將帥和睦士卒鳧藻其義也鄭義見大傳注說文云招說也又云招者抽刀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招今詩作抽蓋古通也

說文云。孜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史記作孳孳。引詩考大明文。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湯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遇古地字。通百乎反。長丁丈反。弃與棄同。說音悅共音忝。

史記曰。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此蓋既渡而誓師也。三正者。三統之正也。說詳甘誓。蓋毀壞其三統之正。則其事皆失時矣。馬氏所以謂動逆天地人也。邊遠也。宗尊也。牧誓作崇。斷弃者。斷而弃之也。先祖之樂。君湯之大濩。及商頌也。史記曰。紂



使師涓作靡靡之樂。怡亦說也。蓋史有重文。漢書引怡作以。於文尤善焉。維。古通惟。共。古通恭。勉。殆作勗。蓋勗勉也。牧誓曰。勗哉夫子。凡言勗者四。史記皆作勉。其以訓詁代之與。抑古本之異文與。今不遽易者。古本既亡。傳用舊文。慎之也。夫子。鄭氏謂丈夫之稱。多方之言。教告曰。至于再。至于三。今言不可者。謂不可待再三也。其餘詳牧誓。○謹案以上逸文。十有四條。今列於篇。雖不次之次。然亦頗可知矣。其史灋善乎變。其文義善乎達。其物象善乎微。其用兵之狀善乎說。其伐紂之辭善乎正。蓋馬鄭所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信哉。其爲史之經乎。今幸存者。又有十有三條。別存逸文之卷。合而觀之。彼僞古文者。其去此逸文。

也。遠矣。

漢音漢音音捐亦說善乎說之說皆音悅

述曰。此自四方而下。至是使。皆漢書谷永傳所引文也。其傳引書曰。邇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其下遂引此文。顏注。謂今文大誓也。漢書五行志所引略同。其餘皆史記所錄大誓文。蓋史記於此節之者。以所錄牧誓有其文也。自乃斷弃而下。至怡說婦人。漢書禮樂志所引略同。怡作以。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是也。蓋馬鄭之注。猶有存焉。馬義見史記集解。邊遠釋詁文。白虎通云。宗尊也。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其義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蓋凡事言姑且。言安息者。此細人之情也。禮檀弓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今紂於姑與息之臣。則近之也。然經言多罪。豈惟姑與息乎。周官大司樂注云。大濩湯樂也。詩序云。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云。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樂記云。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閒在濮陽南。此所言師涓者。異乎史記矣。釋詁怡悅義同。蓋皋陶謨固以祇敬重文也。說與悅通。勛勉。釋詁文。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蓋鄭以爲王父之母弟也。今不出之者。以親者莫如紂之母弟。如鄭說。則未言之也。

說文云。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臂也。詩東山序云。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此其言周公用兵者邪。若夫武王之伐紂也。用兵而民說之。則民歌且舞矣。易兌象傳云。兌說也。又云。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今讀大誓而觀其用兵。說何如也。史善爲之狀焉。蓋善乎說矣。

尚書集注疏卷十終

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